

K204.3
5

P

续资治通鉴

②

【清】毕沅·撰 岳麓书社



第二册目录

卷第八十一	宋纪八十一	(1)
卷第八十二	宋纪八十二	(19)
卷第八十三	宋纪八十三	(35)
卷第八十四	宋纪八十四	(49)
卷第八十五	宋纪八十五	(63)
卷第八十六	宋纪八十六	(77)
卷第八十七	宋纪八十七	(92)
卷第八十八	宋纪八十八	(107)
卷第八十九	宋纪八十九	(123)
卷第九十	宋纪九十	(138)
卷第九十一	宋纪九十一	(156)
卷第九十二	宋纪九十二	(171)
卷第九十三	宋纪九十三	(187)
卷第九十四	宋纪九十四	(204)
卷第九十五	宋纪九十五	(224)
卷第九十六	宋纪九十六	(244)
卷第九十七	宋纪九十七	(263)
卷第九十八	宋纪九十八	(284)
卷第九十九	宋纪九十九	(301)
卷第一百	宋纪一百	(312)
卷第一百一	宋纪一百一	(324)
卷第一百二	宋纪一百二	(339)
卷第一百三	宋纪一百三	(354)
卷第一百四	宋纪一百四	(368)
卷第一百五	宋纪一百五	(384)
卷第一百六	宋纪一百六	(400)
卷第一百七	宋纪一百七	(418)
卷第一百八	宋纪一百八	(435)
卷第一百九	宋纪一百九	(450)

卷第一百十	宋纪一百十	(470)
卷第一百十一	宋纪一百十一	(485)
卷第一百十二	宋纪一百十二	(500)
卷第一百十三	宋纪一百十三	(517)
卷第一百十四	宋纪一百十四	(531)
卷第一百十五	宋纪一百十五	(549)
卷第一百十六	宋纪一百十六	(563)
卷第一百十七	宋纪一百十七	(578)
卷第一百十八	宋纪一百十八	(591)
卷第一百十九	宋纪一百十九	(603)
卷第一百二十	宋纪一百二十	(616)
卷第一百二十一	宋纪一百二十一	(629)
卷第一百二十二	宋纪一百二十二	(645)
卷第一百二十三	宋纪一百二十三	(660)
卷第一百二十四	宋纪一百二十四	(677)
卷第一百二十五	宋纪一百二十五	(695)
卷第一百二十六	宋纪一百二十六	(708)
卷第一百二十七	宋纪一百二十七	(722)
卷第一百二十八	宋纪一百二十八	(737)
卷第一百二十九	宋纪一百二十九	(752)
卷第一百三十	宋纪一百三十	(766)
卷第一百三十一	宋纪一百三十一	(785)
卷第一百三十二	宋纪一百三十二	(799)
卷第一百三十三	宋纪一百三十三	(811)
卷第一百三十四	宋纪一百三十四	(826)
卷第一百三十五	宋纪一百三十五	(842)
卷第一百三十六	宋纪一百三十六	(866)
卷第一百三十七	宋纪一百三十七	(880)
卷第一百三十八	宋纪一百三十八	(892)
卷第一百三十九	宋纪一百三十九	(910)
卷第一百四十	宋纪一百四十	(929)
卷第一百四十一	宋纪一百四十一	(946)
卷第一百四十二	宋纪一百四十二	(962)
卷第一百四十三	宋纪一百四十三	(977)
卷第一百四十四	宋纪一百四十四	(993)

卷第一百四十五	宋纪一百四十五		(1008)
卷第一百四十六	宋纪一百四十六		(1022)
卷第一百四十七	宋纪一百四十七		(1038)
卷第一百四十八	宋纪一百四十八		(1052)
卷第一百四十九	宋纪一百四十九		(1068)

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十一

宋纪八十一 起著雍执徐七月，尽上章敦牂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哲宗宪元继道显德定功
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

元祐三年辽大安四年 秋，七月，戊申，荆王颙卒，谥端献。

辽曲赦奉圣州役徒。

癸丑，太皇太后诏有司褒崇皇太妃，讨论典故以闻。

丙辰，辽遣使册李乾顺为夏国王。

庚申，辽主如秋山。

壬戌，诏：“应大臣奏举馆职，并依条召试除授。其朝廷特除，不用此令。”

先是刘安世言：“祖宗定天下，首开儒馆以育人材。近岁以来，浸轻其选，或缘世赏，或以军功，或酬聚敛之能，或徇权贵之荐，未尝校试，遂贴职名。”帝以为然，故有是诏。安世又奏：“陛下过听臣言，追复旧制，而继云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限，则是名为更张，弊原尚在。乞自转运使以上资序特除者，得不用此制。庶几塞侥幸之门，重馆职之选。”不听。

戊辰夜，东北方明如昼，俄存赤气，中有白气经天。

己巳，辽禁民出境。

癸酉，忠州言临江涂井镇雨黑黍。

八月，己卯，进封扬王颙为徐王。

庚辰，辽有司奏宛平、永清蝗为飞鸟所食。

(幸)[辛]巳，复置荆门军。

丙戌，罢吏试断刑法。

庚寅，辽主谒庆陵。

丁酉，渠阳蛮入寇。

辛丑，刘安世言：“臣伏见祖宗以来，执政大臣亲戚子弟，未尝敢授内外华要之职。自王安石秉政以来，尽废列圣之制，专用亲党，务快私意。今在位之臣，犹袭故态，子弟亲戚，布满要津，此最当今大患也。愿出此章，遍示三省，俾不废祖宗之法。”

中书舍人曾肇言：“近日以来，颇有干求内降，特与差遣者，窃恐侥幸之人，转相扳援。谨并录上仁宗朝缘内降戒飭诏书事迹凡八条，别为一通，伏乞置之座右，少助省览。”

九月，庚申，禁宗室联姻内臣家。

乙丑，诏观察使以上给永业田。

丁卯，策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谢惊，〔己巳〕，赐进士出身，除初等职官。刘安世言：“近见惊申尚书省辞免新命状，乃云‘所有敕命，未敢抵授’；以‘祇’为‘抵’，以‘受’为‘授’。昔唐省中有‘伏猎侍郎’，为严挺之所讥而罢。陛下初复置举，岂容有‘抵授贤良’乎！”

冬，十月，丁丑，辽主猎于辽水之滨。己卯，驻藕丝淀。癸未，免百姓所贷官粟。

丙戌，罢新创诸堡砦。

赵瞻乞废渠阳军以舒荆湖之力，从之。

己丑，辽知北院枢密使耶律阿苏封漆水郡王。癸巳，以伊实大王耶律迪里知西北路招讨使事，以权知西北路招讨事萧休格知伊实大王事。

戊戌，复南北宣徽院。

御史翟思等言：“清心莫如省事，省事莫如省官。今天下之事，其繁简多寡，无以异于官制以前，然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之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为六七。愿朝廷参考古制，以救今弊。”

壬寅，辽命诸部长官亲鞫狱讼。

十一月，甲辰，遣吏部侍郎范百禄、给事中赵君锡相度回河利害，画图闻奏。

庚申，辽兴中府民张化法，以父兄犯盗当死，请以身代，辽主皆免之。

丁卯，诏岁以十月给巡城兵衣裘。

〔甲寅〕，刘安世言：“屡见近臣连名荐士，多为捷径。容使躁求，人怀覬觐，何所不至！”诏：“自今臣僚特有荐举，毋得列衔闻奏。”

十二月，癸未，辽以耶律慎思为中京留守。

刘安世言：“鄂州学教授周穉上书，乞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穉以疏远微贱之臣，怀奸邪观望之志，陵蔑公议，妄论典礼，伏望重行窜殛，以明好恶。”苏轼言：“臣忝备侍从，谬于知人，至引穉以污学校，谨自劾待罪。”甲午，罢穉教授，归吏部。

壬寅，白虹贯日。

户部侍郎苏辙上疏言：“回河大议虽寝，然闻议者固执来岁开河分水之策。今小吴决口，入地已深，而孙村所开，丈尺有限，不独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今建议者乃谓河徙无常，万一自辽界入海，边防失备。按河昔在东，自河以西郡县，与辽接壤，无山河之限，边臣建为塘水以捍其冲。今河既西，则西山一带，契丹可行之地无几，边防之利，不言可知。且契丹诸水，皆自北南注以入于海，盖地形北高，河无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势无徙移，此边防之说不足听也。臣又闻谢卿材到阙，言‘黄河自小吴决口，乘高注下，水势奔（决）〔快〕，上流堤防，无复怒决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费一金，十年保无河患’。大臣以其异己，罢归，而使王孝先、俞瑾、张景先三人重画回河之计。盖由大臣重于改过，故假契丹不测之忧以取必于朝廷；虽已遣范百禄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无观望风旨也。愿亟收回买梢发兵指挥，使百禄等明知圣意无所偏系，不至阿附以误国计。”

闰月，癸卯朔，颁《元祐敕令格式》。

是日，辽预行正旦礼。

甲辰，银青光禄大夫致仕蜀郡公范镇定铸律度量、钟磬等，并书及图法上进，较景祐中李照乐又下一律有奇。帝及太皇太后御延和殿，诏辅臣同阅视，赐诏嘉奖，下之太常，令三省侍从台阁之臣皆往观焉。镇时已属疾，乐奏，三日而卒，谥忠文。

镇清白坦夷，表里洞达，遇人以诚，口不言人过。及临大节，决大议，色和而语庄，虽在万乘前无所屈。平生与司马光相得甚欢，议论如出一口，故当时推天下之贤者，必曰君实、景仁。景仁，镇字也。

户部尚书韩忠彦、侍郎苏辙、韩宗道言：“本部近编成《元祐会计录》，大抵一岁天下所收钱、谷、金银、币帛等物，未足以支一岁之出。臣等愿明敕本部，随事看详，量加裁损，二圣以身率之，大臣以身先之，则谁不信服！”奏入，诏：“户部取索应干财用，除诸班诸军料钱、衣粮、赏给特支依旧外，其余浮费，并行裁省，节次以闻。”

御史中丞李常言：“先帝以吏人无禄，不足以责其廉，遂重其罚而禄之。向已命官核实汰冗，请督责成书。”诏门下、中书后省疾速立法。

丙午，辽主如混同江。

戊申，减宰执赐予。

甲寅，太皇太后诏曰：“官冗之患，所从来尚矣；流弊之极，实萃于今，以阙计员，至相倍蓰。上有久闲失职之吏，则下有受害无告之民，故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损入流之数，无以澄清取士之原。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永惟临御之始，尝敕有司，荫补私亲，旧无定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已诏家庭之恩，止从母后之比，今当又损，以示必行。夫以先帝顾托之深，天下责望之重，苟有利于社稷，吾无爱于发肤。矧此推恩，实同豪末，忠义之士，当识此情，各忘内顾之诚，共成节约之制。今后每遇圣节、大礼、生辰，合得亲属恩泽，并四分减一。皇太后、皇太妃准此。”

庚申，置六曹尚书权官。

丙寅，诏吏部详定六曹、〔寺监〕重复利害以闻。

范百禄、赵君锡既受诏，行视东西二河，度地形，究利害，见东流高仰，北流顺下，知河必不可回，即条画以闻。

四年辽大安五年 春，正月，癸未，范百禄等使还，入对，复言：“修减水河，有害无利，愿罢其役，那移工料，缮筑西堤，以护南决口。”顷之，乃诏罢回河及修减水河。

辽主如鱼儿泺。

甲申，以夏人通好，诏边将毋生事。

左司谏韩川罢为集贤校理，权发遣颍州，以数言胡宗愈不听故也。

甲午，高丽贡于辽。

是月，知邓州蔡确复观文殿学士。

二月，甲辰，司空、同平章军国事、申国公吕公著卒，年七

十二。太皇太后见辅臣曰：“邦国不幸，司马相公既亡，吕司徒〔空〕复逝。”痛悯久之。帝亦悲感，即诣其家临奠，赠太师，谥正献。

公著自少讲学，即以治心养性为本，平居无疾言遽色，于声利纷华，泊然无所好。识虑深敏，量弘而学粹，苟便于国，不以利害动其心。与人至诚，不事表暴。其好德乐善，出于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为意者，必问其所知，与其所闻参互考实，以待上求。神宗尝谓执政曰：“吕公著之于人材，其言不欺，如权衡之称物。”每帝前议政事，竭诚去饰，博取众人之善以为善，至其所当守，毅然不可回夺也。王安石博辨骋辞，人莫敢与抗，公著独以精识约言服之。安石尝曰：“疵吝每不自胜，一诣长者，不觉消释。”其敬服如此。

庚戌，白虹贯日。

乙卯，夏国主遣使来谢封册。

壬戌，御迓英阁，诏讲读官讲《尚书》，读《宝训》。司马康讲《洪范》至“乂用三德”，帝问曰：“止此三德，为更有德？”康对曰：“皋陶所陈有九德，如‘柔而立，刚而塞，强而义’等语是也。”先是帝恭默未言，起居舍人王岩叟喜闻德音，欲因以风谏，退而上言：“陛下既能审问之，必能体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则治，失之则乱，不可须臾去也。三数虽少，推而广之，足以尽天下之要。”岩叟尝侍讲，奏曰：“陛下宫中何以消日？”帝曰：“并无所好，惟是观书。”对曰：“圣学须在积累，积累之要，在专与勤。屏去它事，始可谓专，久而不倦，始可谓勤。”帝然之。

三月，癸酉，辽主命析津、大定二府精选举人以闻。辽自清宁后，五京、诸州各建孔子庙，颁《五经》传疏，至是复下诏谕学者当穷经明道。

甲戌，苏颂等奏撰进《汉唐故事分门增修》，诏以《迓英要览》为名。

己卯，作浑天仪。

胡宗愈罢为资政殿学士、知陈州，以刘安世屡劾其罪状故也。

太史局奏：“宋以火德王天下，今所造浑仪名水运，甚非吉兆。”诏以元祐浑天仪象为名。其后翰林学士许将等请即象为仪，并为一器，从之。

刘安世言：“去冬迄今春，雨雪愆期，夏苗将（稿）〔槁〕，秋种未布，伏望特罢宴乐，以示闵雨之意。”丁亥，诏罢春宴。

翰林学士兼侍读苏轼，罢为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轼尝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历言：“今功罪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北流而强之使东；夏人寇镇戎，杀掠几万人，帅臣掩蔽不以闻，韩廷亦不问。恐浸成衰乱之渐。”当轴者恨之，赵挺之、王觐攻之尤甚。轼知不见容，请外，故有是命。

己丑，诏：“自今大礼毋上尊号。”

辛卯昼，有流星自东北向西北急流，至浊没。

乙未，罢幸琼林苑、金明池。

夏，四月，甲辰，辽以知奚六部大王事尼噶为本部大王。

乙巳，吕大防等以久旱求罢，不允。

丁未，（少）〔太〕保、司徒兼中书令、〔中〕太一宫使、济阳郡王曹佺卒。

佺性和易，美仪度，神宗每咨访以政，然退朝，终日语不及公事。神宗谓大臣曰：“曹王虽用近亲贵，而端拱寡过，善自保，真纯臣也。”进对，未尝名。

戊申，罢大礼使及奏告宰执加赐。

先是知汉阳军吴处厚言：“蔡确昨谪安州，不自循省，包蓄怨心，尝游车盖亭，赋诗十章，内二章讥讪尤甚。”奏至，左司谏吴安诗首闻其事，即弹论之；梁燾、范祖禹、王岩叟、刘安世等，交章乞正确罪。壬子，诏令确具析闻奏，仍委知安州钱景阳缴进确元题诗本。

始，确尝从处厚学赋，及作相，与处厚有隙。王珪欲除处厚馆职，为确所沮，处厚由是恨确，故笺释其诗上之。士大夫固多疾确，然亦由此畏恶处厚云。

辽主猎于北山。

戊午，分经义、诗赋为两科试士，罢明法科。

尚书省请复诗赋，与经义、诗赋为两科试士，又言旧明法最为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叙名反在及第进士上，非是，诏从之。凡诗赋进士，于《易》、《书》、《诗》、《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听习一经。初试本经义二道，《论》、《孟》义各一道，次试赋及律诗各一首，次试论一首，末试子史时务策二道，凡四场。其经义进士，须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穀梁》、《仪礼》为

中经，愿习二大经者听，不得偏占两中经。初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次试本经义三道，《孟子》义一道，次试论、策如诗赋科。并以四场通定高下，而取解额中分之，各占其半。专经者以理义定取舍，兼诗赋者以诗赋为去留，其名次高下，则如策论参之。

初，司马光言：“神宗尊用经义、论、策取士，此乃复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先儒，令天下师生讲解。至于律令，皆当官所需，使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习为刻薄，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至是遂罢明法科。

是日，尚书省又言：“大河东流，为中国要险，自大吴决后，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坏塘泺，兼浊水入界河向去浅淀，则河尾将直注北界入海，中国全失险阻之限，不可不为深虑。”诏范百禄、赵君锡条画以闻。百禄言：“臣等按行黄河独流口至界河，又东至海口，熟观河流形势，并缘界河至海口铺砦地分。使臣各称界河未经黄河行流以前，阔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黄河行流之后，阔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与汉张戎之论正合。自元丰四年河出大吴，势如建瓴，经今八年，冲刷界河两岸，日渐开阔，连底成空，趋海之势甚迅，虽遇泛涨非常，而大吴以上数百里，终无决溢，此乃下流深快之验也。臣等窃谓本朝以来，未有大河安流，合于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趋深走下，湍激奔腾，只有阔深，必无浅淀，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国亦无全失险阻之理，不至上烦圣虑。”

壬戌，弛在京牧地与民。

甲子，辽主以霖雨罢猎。

五月，辛未，以著作郎范祖禹为右谏议大夫兼侍讲。

祖禹上疏论人主正心修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劳，万民之疾苦，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开导上心，晓然存之于中，庶使异日众说不能惑，小人不能进。

癸酉，以御史中丞李常为兵部尚书，侍御史盛陶为太常少卿，皆坐不论蔡确改官也。

辛巳，知邓州、观文殿学士蔡确责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禄卿、分司南京。

时中书舍人彭汝砺密疏救确，大略以“吴处厚开告讐之路，

此风不可长”为言；盛陶亦腾章，意与汝砺合。已而安州言确已刮洗诗牌。其明日，确奏亦至，自辨甚悉，汝砺复救解之。论犹未决，梁焘、刘安世言确罪状著明，何待分析，故有是命。汝砺又封还词头，即谒告，会王岩叟当制，遂草词行下。

丙戌，梁焘、吴安诗、刘安世言蔡确罪重而责轻，傅尧俞、朱光庭相继论列，范祖禹亦助之。于是太皇太后宣谕焘等，令密具行遣条例闻奏，焘等即以丁谓、孙沔、吕惠卿故事条上。

丁亥，宰执入对，太皇太后忽曰：“蔡确可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宰执愕立相视。范纯仁言方今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刘摯亦以确母老，引柳宗元与刘禹锡播州事。吕大防因曰：“确先帝大臣，乞如摯所论，移一近里州郡。”太皇太后曰：“山可移，此州不可移也。”于是不敢复言。纯仁独留身，揖王存论之，意不解。纯仁曰：“臣奉诏，但乞免内臣押去。”太皇太后曰：“如何？”纯仁以曹利用事言之。太皇太后曰：“无虑，彼必不死也。”是夜，批出，差入内供奉裴彦臣等押送，臣僚皆欲救止，而恐与初论相戾，且非体，遂不敢发。李常、盛陶、翟思、赵挺之、王彭年坐不举劾，彭汝砺坐营救并不草责词，皆罢去。擢吴处厚知卫州。

初，议窜确岭峤，纯仁谓大防曰：“此路自丁晋公后，荆棘六七十年矣，奈何开之？吾侪正恐亦不免耳。”

知杭州苏轼未行，密疏言：“朝廷若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损。谓宜皇帝降敕推治，而太皇太后特加宽贷，则仁孝两得矣。”太皇太后善其言而不能用。

诏直龙图阁邢恕，候服阙日落职，授承议郎、监永州盐酒税。先是恕自襄州移河阳，间道抵邓州，见蔡确，相与谋所造定策事。及司马康赴阙，恕特招康道河阳，因劝康作书称确，为它日全身保家计。康以恕同年，又出父门下，信之，作书如恕言。恕本意必得康书者，以康为司马光之子，言确有定策功，可取信于世。既而梁焘自潞州以左谏议召，恕亦要焘出河阳，既至，恕日夜论确定策功不休，且以康与确书为证。焘不悦，诣阙奏之。会吴处厚讦确诗，焘因与刘安世等请诛确。确既贬窜，恕亦坐谪。

太皇太后谕三省曰：“帝是先帝长子，子继父业，其分当然，确有何策立勋邪？若使确它日复来，欺罔上下，岂不为朝廷害？”

恐帝年少制御不得，今因其自败，如此行遣，盖为社稷也。”

康初欲从恕招，邵雍子伯温谓康曰：“公休除丧，未见君，不宜先见朋友。”康曰：“已诺之矣。”伯温曰：“恕倾巧，或以事要公休，从之则必为异日悔。”公休，康字也。及焘等论确、恕罪，亦指康书，诏令康分析，康乃悔之。

初，梁焘之论蔡确也，密具确及王安石之亲党姓名以进，曰：“臣等窃谓确本出王安石之门，相继秉政，垂二十年，群小趋附，深根固蒂，谨以两人亲党开具于后。确亲党：安焘、章惇、蒲宗孟、曾布、曾肇、蔡京、蔡卞、黄履、吴居厚、舒亶、王觜、邢恕等四十七人；安石亲党：蔡确、章惇、吕惠卿、张璪、安焘、蒲宗孟、王安礼、曾布、曾肇、彭汝砺、陆佃、谢景温、黄履、吕嘉问、沈括、舒亶、叶祖洽、赵挺之、张商英等三十人。”于是太皇太后宣谕宰执曰：“确党多在朝。”范纯仁进曰：“确无党。”吕大防进曰：“确党甚盛，纯仁言非是。”刘摯亦助大防，言有之。纯仁曰：“朋党难辨，恐误及善人。”退，即上疏言：“蔡确之罪，自有典刑，不必推治党人，旁及枝叶。前奉特降诏书，尽释臣僚往咎，自此内外反侧皆安，上下人情浹洽，盛德之事，诚宜久行。臣心拳拳，实在于此。”范祖禹亦谓确已贬，馀党可弗问，乃上言：“自乾兴贬丁谓以来，不窜逐大臣六十余年，一旦行之，四方无不震聳。确罢相已久，陛下所用，多非确党。其有素怀奸心为众所知者，固不逃于圣鉴，自馀偏见异论者，若皆以为党确而逐之，恐刑罚失中而人情不安也。”

辽主驻赤勒岭。

己丑，辽以准布玛古苏为诸部长，以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托卜嘉荐之也。自萧迪噜为招讨之后，政务姑息，多择柔愿者用之，诸部渐至跋扈。托卜嘉含容尤甚，边防益废。至是复荐玛古苏，卒启后来边患。

癸巳，回鹘贡良马于辽。

己亥，辽以同知（枢密院）〔南院枢密〕使事耶律鄂嘉知右伊勒希巴事，以左祗候郎君班详袞耶律尼哩知北大王事。

六月，甲辰，范纯仁、王存罢。

时梁焘、刘安世交章论纯仁党附蔡确，纯仁亦求出外。吴安诗因言王存尝助纯仁救确，纯仁当罢，存不可独留。遂诏纯仁依前官为观文殿学士、知颍昌府，存为端明殿学士、知蔡州。

丙午，以枢密直学士、户部尚书韩忠彦为尚书左丞，翰林学

士许将为尚书右丞，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赵瞻为同知枢密院事。

丁未，以户部侍郎苏辙为吏部侍郎；三日，改翰林学士。

夏遣使来贡。

甲寅，夏遣使如辽谢封册。

壬戌，辽以参知政事王言敷为枢密副使，贾士勋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

秋，七月，庚午，辽主猎于沙岭。

乙亥，安焘以母忧去位。

〔丙申〕，诏户部，令诸路提刑司下丰熟州县，量增钱广行收采，从司马康、刘安世、范祖禹请也。

壬辰，辽主驻藕丝淀。

丙申，都水监言：“宗城决溢向下，包蓄不定，河势未可全夺。且为二股分行，以纾下流之患，虽未保冬夏常流，已见有可为之势。必欲经久，当遂作二股，仍须增添役夫，乃为长利。”诏有司具析保明以闻。

八月，壬寅，敕郡守贰以四善三最课县令，吏部岁上监司考察知州状。

丁未，翰林学士苏辙言：“臣窃闻河道西行，孙村侧左大约入地二丈以来，而见申报，涨水出岸，由新开口地东入孙村，不过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涨水而夺其地二丈河身，虽三尺童子知其难矣。然朝廷遂遣都水使者开河道，进锯牙，欲约之使东。方河水盛涨，其西行河道若不断流，则遏之东行，实同儿戏。臣愿陛下急命有司，徐观水势所向，依累年涨水旧例，因其东溢，引入故道，以纾北京朝夕之忧。其堤防坏决之处，第略加修葺，免其决溢，候河势稍定，然后议之。不过一月后，涨水既落，则西流之势决无移理，而群小妄说，不攻自破矣。”

辛酉，太皇太后诏：“今后明堂大礼，毋令百官拜表称贺。”

乙丑，都水监句当公事李伟言：“开拨直堤，放水入孙村口故道，水势顺快，朝廷当极力闭北流，乃为上策。若不明诏有司，即令回河，深恐上下迁延，议终不决，观望之间，遂失机会。乞复置修河司。”从之，仍以都提举修河司为名。

九月，己卯，朝献景灵宫。

辛巳，大飨明堂，赦天下，百官加恩，赐赆士庶高年九十以上者。

乙未，检举先朝文武七条，戒谕百官遵守。

右谏议大夫范祖禹言：“陛下前者罢修河司，中外无不以为当。今才历三时，复兴回河之役，徒以执政耻其前言之失，必欲遂其妄举大役，河本无事而人强扰之。伏望明谕大臣，博采群言，息意回河，无以有限之财力填不测之巨壑，勿徇一言之失而冀必不成之功。乞罢提举修河司，散遣官吏兵夫，其北河决溢，随宜救护。”不报。

初，辽主以契丹、汉人风俗不同，国法不可异施，命耶律伊逊等更定条制。时校定官即重熙旧制，删其重复者为五百四十五条，取律一百七十三条，又创增七十一条，凡七百八十九条，增重编者至千馀条，皆分类列。以太康间所定，复以律及条例参校，续增三十六条。其后因事增校，至大安三年止，又增六十条。条约既繁，典者不能遍习，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众，吏得因缘为奸。冬，十月，乙巳，辽主诏曰：“法者，所以示民信，使民可避而不可犯也。比命有司纂修刑法，然不能明体朕意，多作条目以罔民于罪，朕甚不取。自今复用旧法，馀悉除之。”

戊申，翰林学士苏辙上《神宗御制集》九十卷，诏于宝文阁收藏。

癸丑，御迓英阁，进读《三朝宝训》。

十一月，丁卯朔，辽以燕国王延禧生子，大赦，妃之族属进爵有差。

癸未，以门下侍郎孙固知枢密院事，中书侍郎刘摯为门下侍郎，吏部尚书傅尧俞为中书侍郎。先是梁燾、刘安世人对延和殿，太皇太后令具可用臣僚姓名以进，燾、安世乃以尧俞及苏颂荐，至是尧俞遂大用。

乙酉，有星色赤黄尾，迹烛地。

己丑，太皇太后却元日贺礼，令百官拜表。

壬辰，改发运、转运、提刑预（支）〔伎〕乐宴会徒二年法。

甲午，知杭州苏轼言：“浙西艰食已甚，今岁两浙水乡种麦绝少，深恐来年必有饥馑盗贼之忧。转运司上供额斛及补填旧欠共一百六十馀万石，乞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诏许留上供米三分之一。由是米不翔贵，复得赐度牒百道，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方春，即减半价糴常平米，又作饘粥药，济活者甚众。

杭濒海，水泉咸苦，唐刺史李泌，始导西湖，作六井，民以足用。及白居易复浚西湖，引水入运河，溉田且千顷。然湖水多

葑，自唐及钱氏，岁辄浚治，宋兴，废之，葑积为田而水无几矣。运河失湖水之利而取给于江，潮水游河，泛滥阡陌，三年一浚，为居民大患，六井亦几废。轼始至，浚茆山、盐桥二河，以茆山一河专受江潮，以盐桥一河专受湖水，复以余力修治六井，民稍获其利。轼曰：“若取葑田，积之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乃取救荒之余，复请于朝，得度牒以募役者。堤成，南北径十三里，植芙蓉、杨柳于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曰苏公堤。

十二月，丁酉朔，正议大夫章惇始除丧，降授通议大夫，提举杭州洞霄宫。初，梁燾等劾奏惇用贱价夺民田，诏候服阕与宫观差遣，故有此授。

癸丑，更定朝仪二舞，曰《威加四海》、《化成天下》。

甲寅，减鄜延等路戍兵归营。

戊午，以御史阙，令中〔省〕〔丞〕、两省各举二人。

初，范祖禹闻禁中觅乳媪，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时，上疏劝进德爱身，又乞太皇太后保护上躬，言甚切至。太皇太后谕曰：“乳媪之说，外间虚传也。”祖禹对曰：“外议虽虚，亦足为先事之戒。臣侍经筵左右，有闻于道路，实怀私忧，是以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于未然，则诚为过，及其已然，则又无所及。陛下宁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无及之悔。”

是月，刘安世又言：“臣前月末，闻权罢经筵，意谓将有燕享。今复半月，讲臣久不得望清光。乃者民间喧传禁中见求乳母，遂谓陛下浸近女宠，此声流播，实损帝德。”

它日，吕大防奏事，太皇太后谕曰：“刘安世有疏言禁中求乳母事，此非官家所欲，乃先帝一二小公主尚须饮乳也。官家常在吾榻前阁内寝处，安得有此！”

五年辽大安六年 春，正月，丁卯朔，御大庆殿视朝。

丁丑，朝献景灵宫。

乙酉，范祖禹上札子四道。其一曰：“经筵阙官，宜得老成之人。韩维风节素高，若召以经筵之职，物论必以为愜。”其二曰：“苏颂近乞致仕。颂博闻强识，详练典故，陛下左右，宜得殚见洽闻之士以备顾问。”其三曰：“苏轼文章，为时所宗，忠义许国，遇事敢言，岂可使之久去朝廷！”其四曰：“赵君锡孝行，书于《英宗实录》，辅导人君，宜莫如孝；给事中郑穆，馆阁耆儒，操守纯正；中书舍人郑雍，谨静端洁，言行不妄。此三人者，皆宜